

## 新书架



《炼狱的诞生》

[法]雅克·勒高夫 商务印书馆

彼岸世界是各宗教与社会的一个重要境域。作为空间和时间上的中间地带,炼狱信仰将死者以救赎的希望,亦给生者为亡者祈祷襄助的可能和寄托。炼狱信仰首先包含对不体和复活的信仰,还依赖于对死者进行审判,甚至二重审判的概念,也关联着对个人责任、人的自由意志的认识。



《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

徐贲 北京大学出版社

批判性思维的第一阶段是逻辑思维,强调逻辑、理性和清晰的批判性思维,若仅限于此,则可能忽视人的习惯、心理定式、想象、本能、直觉、心态和心境等因素在思维中的作用。本书关注逻辑中心论之外的批判性思维,作者结合心理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的专业知识,分析了自欺与欺人的可能关系,认知偏误和捷径思维,以及人的思考方式如何应对逆境和如何受其影响的心理机制。



《技术与文明》

张笑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技术是人类意志的延伸,几乎内化于人的本质。人类处理与技术的关系,约等于处理人类自己——层级累进,彼此缠绕、相生相克,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人类度过幼年、少年、成年期后,不免反思“技术进步”的结果,争论可想而知。而一项论述得以成立,核心环节是提出正确的问题;进而解决这个问题,表明该项论述是成功的。



《从马尔克斯到略萨》

[西]A.埃斯特万/A.G.奎尼亚斯

三联书店

20世纪60年代,西班牙语美洲叙事文学领域的“文学爆炸”,作者梳理了“文学爆炸”的重要时刻,展示了“文学爆炸”与古巴革命之间的深刻渊源、文学与政治不可剪断的联系、拉美作家群彼此交往的生动日常、马尔克斯与略萨这两位主将从互相欣赏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始末等细节。



《后资本主义时代》

[日]广井良典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本书从人类史的宏大视角出发,指出目前正处于人类诞生以来的第三个重要转折点,即将从“增长和扩张”阶段迈向“成熟和稳定”阶段。作者认为日本作为全球率先步入人口减少社会的国家,理应在经济、社会保障、人与社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及生死观和价值观等多个领域探索新的可能。

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力争使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再如党的“十三大”也为我国经济建设规划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又如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新的“两步走”“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要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具体明确了路线图和时间表,坚定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道路。

分步采取不同战略战术,咬定目标坚持不懈地奋斗,这种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我们党始终在书写着一部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不懈进取奋斗的历史。今天,我们翘首盼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紧随其后,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新征程也胜利在望。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能画多远,就能走多远;能画到底,就能走到底。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将永远是我党的制胜法宝。



自己的腐化问题,转向清廉和友善。他和周俊在第五章中,经过自我反思,重归于好,恰如郭元龙对周俊说道:“我了解你的……我们都一样的为了党,为了作战,我们还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呢?”任何一支队伍,都是在磕磕碰碰中成长壮大。胡风先生有妙语,他将《茅山下》比喻为一座雕像,“在其灿烂光辉的反射里面,我们的面前出现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受难的以及神似的跃进的一群生灵”。

《茅山下》对人性的反思,对党性追求,在清纯与清廉的背后,读者可以深深体会到新四军的成功,更多源自内部的和谐。这部战地小说赢得了大量读者,彭柏山、周而复等人纷纷感慨,丘东平的牺牲,实在是中国文坛的损失。笔者的友人,新四军老战士、《炎黄春秋》杂志首任主编洪炉(1931—2015),曾于1946年在如皋参加革命。他当年也很喜欢阅读《茅山下》。2013年4月18日,他重游如皋,在我收存的《茅山下》中深情写道——

作家丘东平同志是新四军文化战士,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为此书作序的冰山(即彭柏山)同志……但他们却无愧于国家和人民。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们。

疯狂。疯狂的筱燕秋骨子里却依然爱着戏曲,屋外雪花飘飘,筱燕秋穿着单薄的衣衫,她奔赴剧院门口的场地边舞边唱。

其实,筱燕秋本是可以幸福地度过一生的,丈夫南瓜憨厚老实,因为娶了一个戏曲演员做老婆而感到自豪,他爱她,死心塌地。在面瓜和戏曲之间,我觉得筱燕秋更爱戏曲,要不,她怎会发现自己怀孕后而不顾一切地去做人流?身为女人,我又深深地同情她,做了人流后,在最需要丈夫关心的情况下,她却独自忍受人流后的痛苦,依然奋力演出。

凡事都有度。爱到极致便是祸。因为太执着,太痴迷,生为青衣的筱燕秋,从二十年前那杯水泼在她的老师李雪芬脸上开始,似乎就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因为太爱戏,以至于把自己的华历青春都献出去,道德的丧失,人性的暴露,最终迷失了自己,失去了自我。

或许,这就是她的宿命。

生家卫生间满满当当的书架之后,爱上了这个卫生间,也爱上了这个30岁个子不高文静温和的博士。二人对物质生活没有太多要求,甚至结婚都简单到只贴了一副对联。夫妻俩的生活寓教于庄,寓教于正,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小妹米白既不漂亮也不聪明,自小不被父母待见,后来与母亲裁缝铺的学徒结婚,过上了平淡的俗世生活,还被某男同学暗恋,算得上是反智、反美的角色。

在三姐妹中,很明显看出作者对米青的偏爱。我做读书笔记时突然发现,米青二字合起来就是“精”,不禁暗自猜测作者的用意。米青夫妻同心,彼此信任,精神世界高度契合。一个女人,像娜红、米红那样,一辈子只有性别的自觉,自然是不能抵达真正幸福的。有人说米青的身上有着阿袁的影子,有人说她幸福观就是作者的幸福观,我倒觉得米白不争不抢,静悄悄的,踏踏实实的,才是阿袁所说的“像植物一样安静的女性”的幸福模式。

## 一篇《持久》重新读 眼底吴钩看不休

□汪微

用天才的“持久战”策略指导中国军民树立中国必胜的坚强信念,积小胜为大胜。

毛泽东实在是当之无愧的战略家和理论家,以其高超的战略智慧、缜密的理论思维、独到的思想见解,征服了当时对抗战前途感到迷惘的人们,这其中包括国民党军政高层。《论持久战》问世不久,蒋介石阅后也感到佩服,曾电令印发各战区高级将领人手一册,作为赢得这场战争胜利的战略指导思想。《论持久战》为了回答抗日战争的前途命运问题,采用先破后立的手法,须经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毛泽东论述抗战必胜的理论认识之上的。在提出“三个阶段”的著名论断之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双方互相对立的四个特点是“敌强我弱、敌退我进、敌小我大、敌寡我多助”。毛泽东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

量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论持久战》中的论述,给全国抗日军民以极大的触动和启发。用林默涵先生的话讲:“我是在武汉郊区的山上一口气读完《论持久战》的,越读心里越亮堂,越读越高兴。”

抗战初期,中国要想尽早从频频受挫的阴霾中走出,合理地组织反击,首先要树立必胜的信心。而信心的取得,前提条件是,认清战争的形势,对敌我双方的特点和战争的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预判,进而据此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即在于此。抗战伊始,有人哀叹“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又有人说“再战必亡”,而《论持久战》却一语破当时“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同时指出“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

与《孙子兵法》等纯理论兵书

## 《茅山下》的反思:清纯与清廉

□苇航亚平

高尔基等名家小说的影响,《茅山下》十分耐读:无论是人物的刻画,还是写景的断片,都很细腻。主角也罢,配角也罢,人物的形象,通过修辞的运用,语言的磨炼,跃然纸上。第一章写到以陈毅为原型的新四军司令员查看地图时,丘东平将司令员比喻成老鹰,一览江南地图,突出了司令员高瞻远瞩的形象。又如第三章主人公之一的郭元龙,常备队分队长,长成德铭送给他一堆穿底的破旧的黑皮鞋。他居然穿起来得意洋洋。成德铭及其一群坏蛋,做了他的跟班。大烟鬼贿赂郭元龙一把手枪,得以把持九里抗敌自卫会,打着新四军的名义在街上收税。郭元龙予以同意,保持沉默。对于上述的腐败描写,语言精练,描写细致。记得《中共如皋地方史》中也有腐败案例。譬如腐败分子“破凉帽”的记载,采用史志体语言,读来便回味无穷。丘东平作为一名小说大家,他用文学的语言,描述了腐败的情节,的确能引人续读。

从主题来看,当初丘东平向陈毅请求辞去鲁院的职务时,陈毅批准他的请求,并希望他尽快创作出“反映我们新四军的纪念碑式的作品”。当然,丘东平谨记陈毅的嘱咐,《茅山下》的确不借笔墨描述了新四军精彩战斗的情景,彰显出新四军干部与战士在千锤百炼中成长为铁军的艰辛历程。回顾主人公对于主题的意义,小说在反映苏北抗日斗争的同时,还将两位主人公周俊与郭元龙的思想矛盾,贯彻全文,展现于字里行间。即在充分展示茅山战地中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互相交织的同时,也插入了革命队伍的内部矛盾。青年干部周俊是一位知识分子,他似乎有着丘东平本人的影子,十分清纯,但存在着虚荣心。郭元龙是一位老工农干部,作战十分勇敢,但他轻视下属周俊,甚至怀有敌意。因此他对周俊不闻不问,集中精力去玩表、玩马。

诚然,丘东平在《茅山下》中写道:“我追慕着一种时代的典型,我赞许那样的斗争者:他是那

样的满身创疤,他带着随胜利以俱来的严重的疲惫,他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长而踉跄的黑影的出现。”既然歌颂的是新四军英雄,怎么周俊和郭元龙都有缺点呢?尤其是郭元龙腐败的描述,有学人批判道:“在工农干部形象的刻画方面,则有时离开生活的逻辑,显示了较多的弱点。关于郭元龙不分区敌我、包庇坏分子的描写,与这个人物的正面品质不很协调,几乎成为刺眼的一笔。”事实上,丘东平在新四军中长期生活,如何会脱离生活逻辑呢!他的伟大,正是直面人性的弱点,革命队伍的内部矛盾。正如他所推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一位以剖析自我缺陷著称的苏俄作家。《茅山下》不仅反思了知识分子清纯中的种种不足,像缺乏工作经验、虚荣心作怪等。郭元龙的生活腐化也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关键是如何克服这些不足,不同于上文提及的现实中的如皋腐败分子“破凉帽”的死不改,郭元龙的本质还是不错的。他很快意识到

自己的腐化问题,转向清廉和友善。他和周俊在第五章中,经过自我反思,重归于好,恰如郭元龙对周俊说道:“我了解你的……我们都一样的为了党,为了作战,我们还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呢?”任何一支队伍,都是在磕磕碰碰中成长壮大。胡风先生有妙语,他将《茅山下》比喻为一座雕像,“在其灿烂光辉的反射里面,我们的面前出现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受难的以及神似的跃进的一群生灵”。

《茅山下》对人性的反思,对党性追求,在清纯与清廉的背后,读者可以深深体会到新四军的成功,更多源自内部的和谐。这部战地小说赢得了大量读者,彭柏山、周而复等人纷纷感慨,丘东平的牺牲,实在是中国文坛的损失。笔者的友人,新四军老战士、《炎黄春秋》杂志首任主编洪炉(1931—2015),曾于1946年在如皋参加革命。他当年也很喜欢阅读《茅山下》。2013年4月18日,他重游如皋,在我收存的《茅山下》中深情写道——

作家丘东平同志是新四军文化战士,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为此书作序的冰山(即彭柏山)同志……但他们却无愧于国家和人民。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们。

疯狂。疯狂的筱燕秋骨子里却依然爱着戏曲,屋外雪花飘飘,筱燕秋穿着单薄的衣衫,她奔赴剧院门口的场地边舞边唱。

其实,筱燕秋本是可以幸福地度过一生的,丈夫南瓜憨厚老实,因为娶了一个戏曲演员做老婆而感到自豪,他爱她,死心塌地。在面瓜和戏曲之间,我觉得筱燕秋更爱戏曲,要不,她怎会发现自己怀孕后而不顾一切地去做人流?身为女人,我又深深地同情她,做了人流后,在最需要丈夫关心的情况下,她却独自忍受人流后的痛苦,依然奋力演出。

凡事都有度。爱到极致便是祸。因为太执着,太痴迷,生为青衣的筱燕秋,从二十年前那杯水泼在她的老师李雪芬脸上开始,似乎就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因为太爱戏,以至于把自己的华历青春都献出去,道德的丧失,人性的暴露,最终迷失了自己,失去了自我。

或许,这就是她的宿命。

生家卫生间满满当当的书架之后,爱上了这个卫生间,也爱上了这个30岁个子不高文静温和的博士。二人对物质生活没有太多要求,甚至结婚都简单到只贴了一副对联。夫妻俩的生活寓教于庄,寓教于正,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小妹米白既不漂亮也不聪明,自小不被父母待见,后来与母亲裁缝铺的学徒结婚,过上了平淡的俗世生活,还被某男同学暗恋,算得上是反智、反美的角色。

在三姐妹中,很明显看出作者对米青的偏爱。我做读书笔记时突然发现,米青二字合起来就是“精”,不禁暗自猜测作者的用意。米青夫妻同心,彼此信任,精神世界高度契合。一个女人,像娜红、米红那样,一辈子只有性别的自觉,自然是不能抵达真正幸福的。有人说米青的身上有着阿袁的影子,有人说她幸福观就是作者的幸福观,我倒觉得米白不争不抢,静悄悄的,踏踏实实的,才是阿袁所说的“像植物一样安静的女性”的幸福模式。

翻阅党史图片集,我的目光长时间停留在那幅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的照片上。土窑瓦窗,一灯如豆,毛泽东面前只摆放着一纸一笔,神态安详,胸中似藏百万雄兵。他文思泉涌,笔走如飞,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废寝忘食,拨开眼前重重的迷雾,通观全局,见微知著,于是,《论持久战》横空出世了。

各类军事理论著作读得多了,发现自己最喜爱的还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赶紧找出来再读一读。无论是被称为中国古代“兵家圣典”的《孙子兵法》,还是西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历来都被奉为指导战争的圭臬,但是跟《论持久战》相比,总觉得精辟有余、透彻不足。打仗这件事,最为关键的还是统帅话语下的纸上谈兵。战场波诡云谲、瞬息万变,具体到一场认清敌我态势后的正面较量,要想取得决定性胜利,至为关键的还是统帅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和具备充分可操作性的随机应变。遭遇那场惨烈异常的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很不幸,然而中国有幸出了一个奇人毛泽东。而且这位奇人并非出现在抗战的正面战场,而是偏处敌后一隅,却是目光长远,气吞万里如虎。抗战爆发不足一年,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都开始调整战略部署,

1945年,苏皖边区一分区在如皋建立。为了纪念邹韬奋先生,一分区建立韬奋书店,店址位于如皋大治巷内。如皋韬奋书店编印、出版了大量的红色经典名著。其中1945年12月印出的小说集《茅山下》,尤为有名。

《茅山下》是战地作家、烈士丘东平的遗著。丘东平(1910—1941),又名丘谭月,号席珍,广东海丰人,七月派代表作家之一。他留学东瀛,曾任彭湃、陈毅的秘书。1937年,他随叶挺,加入新四军。1941年,他又出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东分院教务主任(院长为刘少奇)。是年7月,日军偷袭,他为掩护鲁院学生,英勇牺牲。

《茅山下》收录的数篇小说中,同名小说《茅山下》是丘东平参加新四军后,根据茅山地区的战斗生活经验创作出来的。可惜牺牲时,《茅山下》尚未竣工,只写完前五章。这份遗稿交由黄源保管,后由彭柏山于1945年10月在黄桥作序,才送来如皋印刷的。丘东平先生的文学作品,曾被鲁迅、郭沫若、胡风等名人推崇,加上中国的战地小说,实不多见,因此《茅山下》后又在东北解放区、华东解放区等地再版,颇有影响。源自切身体会,又受到苏俄

对任何一件事情,爱到极致,便是祸。比如小说《青衣》的主人公筱燕秋对戏曲的执着与痴迷便是如此。

时常听圈内人士提起毕飞宇这个名字,都说毕飞宇是一个对现代小说的叙述技术非常熟练的作家,他总是采用一种举重若轻、从容不迫的叙述方式,去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于是,买了《青衣》和《推拿》两本书。

小说《青衣》,故事看似简单,但蕴含却深远。年轻气盛的筱燕秋本是才华横溢的戏曲演员,在剧团小有名气,或许是依仗年轻漂亮,因在《奔月》中饰演“嫦娥”而一举成名,从而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嫦娥,不把他人放在眼里,哪怕对自己的老师李雪芬也是一样。为了争夺在舞台上更多的演出机会,筱燕秋名利心膨胀,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将一杯开水浇在李雪芬脸上。剧团炸开了锅,筱燕秋从此与舞台诀别。

对阿袁最早的印象源自她的长篇《鱼肠剑》,她的作品古典诗词歌赋与情节完美融合,对知识女性心理活动刻画深刻细腻,语言诙谐幽默。

阿袁,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品先后获上海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第十七届小说月报百花奖,获中国作协长篇小说重点项目三项(《打金枝》《师母》《亲爱的生活》)。机缘巧合,近期集中读了阿袁的几本小说,就有其中两部。

阿袁的小说多反映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以及学术生态、学术人格还有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揭开高校生活鲜为人知的一面。方方评论:“阿袁的小说好看,却不以情节取胜。她善用语言,这正合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说。她化用她学问中的词句来描述事件和人物,一看就是知识分子写作……通过她的语言,可以感觉到她智慧、机警、俏皮、爽快,以及它们背后的冷幽默。”作品中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娜娃的心,会如卷心菜一样,越卷越紧,越卷

越紧,紧到喘不过气来。”“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有时需要郑重其事一辈子,有时呢,只需要仓促的几秒钟。”又比如她用灯和蛾比喻女性与爱情:“做灯要有灯的光芒,做蛾要有蛾的勇气。”

读完阿袁的几部作品,除了语言的精彩,我还注意到她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鲜明地表达了她本人的女性幸福观。《上邪》主题为“伪爱情”,此次不谈。

《师母》中有众多大学教授家师母形象,以三个师母为主:中文系主任的老婆胡师母庄瑾瑜,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孟教授的老婆孟师母娜红(娜娃),中文系外国语学院室沈副教授的老婆沈师母朱周。关于师母,阿袁说:“她在学生面前吟唱《致橡树》和《天仙配》,会挽着丈夫的胳膊在宿舍区里施施然溜达,她永远把自己打

扮得美美的,又对女学生照顾有加。然而,你就是好奇,在无人的时刻,她‘卸妆’后的容颜。”看到这段话,我忍不住会心一笑,校园往事如风一般在眼前飘过,忍不住想:原来天下的师母都是一样的。

孟师母娜红曾是一个心高气傲的女孩,认定自己不属于家乡小镇,无奈两次高考不中,后来听从考取省师大的同学陈良生劝说,随他到师大做旁听生,并成为他的情人。几经周折,当时还叫娜娃的她发现旁听就是旁听,并不能改变她的生活,同时又发现了陈良生对自己只有生理需求而非真爱,于是她到学校旁边的“老树”书屋打工,并在那里结识了孟师母,孟教授给她改名为娜红(取姹紫嫣红之意)。娜红是高校知识分子生活的闯入者,她没有像